



將鑑輪斷卷第九

唐

李靖有先定之謀

上世取天下專以德秦漢而後取天下必以兵兵豈
非重事哉安危存亡繫焉是以良將不輕於用兵明
主不輕於用將欲克敵於原野先制勝於廟堂君虛
心以訪問將竭誠以獻替相與謀求其故而善為之
所平居無事則脩軍政設武備立行陣之制申教閱
之令土地之險易城壘之堅脆資糧之盈虛器械之
工拙技巧之短長色色早正治之一旦有用又必有

料敵國之強弱量敵人之衆寡知彼己之情狀審主
客之形勢某處宜攻某處宜守某日起行某時利戰
如此而有利知此而有害如此而有成如此而有敗
規摹經畫定矣然後為將者分閫受鉞而出雖臨機
應變固難預期而大謀至計蓋先定矣孫子有廟筭
之說為是故兩每讀太宗與李靖問對未嘗不嘆息
仰太宗之大有為想李靖之不世出所以整軍齊旅
建大事功者豈苟然而已邪夫靖之才兼文武唐室
初造釋縛而將兵鋒所向戰無堅陣取蕭銑如拾遺
摧輔公柘若振槁海內既定賈餘勇以征四夷此平

突厥西破吐谷渾長驅深入莫敢誰何酋豪心隕膽
落奔走救死之不暇遂使唐之威令雷動風行懸天
所覆悉為臣妾一何盛哉觀其與太宗語僅萬言而
前代之興廢古人之得失中國之事宜四夷之情實
與夫兵家奇正分合之術車騎營陣之法燦然畢舉
皆可垂範將來信乎其深於兵矣以貞觀之際海內
治安而太宗與靖密勿軒陛謀謨議論疊疊不倦如
此况王業未造之時乎况隣敵方強之時乎想其朝
夕思慮於廟堂得筭多而後動後可知矣嗚呼此大
宗之所以稱賢君而李靖之所以稱良將也後之為

君為將者可取則焉

李勣強人所不能必敗事

魏相田文吳起不悅起與文論功而文不如者三曰
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
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嗚呼起亦可謂
能自克者歟夫將相殊才軍國殊任因其才而任之
則事無不成非其才而用之則鮮克有濟是以古之
明君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古之賢人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期於各得其所而已傳曰梁麗可以衝城而
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用

以捕鼠則不如狸奴言殊技也鷓鴣夜撮審察秋毫
晝則瞑目而不見山岳言殊性也知此可以與言用
才之方受任之宜矣李勣在唐號稱名將武德之初
從秦王定天下平甯建德王世充其後專聞征伐
四方克突厥而破高麗勳名赫然李靖相為先後功
烈盛矣茂以加矣太宗善其始在黎陽之背李密謂
之純臣即可託以大事嘗剪髮以療其疾解衣以覆
其醉勤勤懇懇屬以孤幼末年出為疊州都督囑太
子立而召用之冀感恩以力圖報効高宗即位擢至
上台以老臣輔少主人望以為如何也及宮帷易奪

事繫安危褚遂良長孫無忌韓瑗未濟之徒皆以死
爭天子猶豫取決於勦或可或否惟勦是聽乃曰此
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用其言遂立武氏卒使
斷削唐室殆至淪昏史氏深貶之謂其幾於一言喪
邦嗚呼何勦前智而後愚前忠而後佞邪非也蓋勦
善將而已論兵家之勝負料敵國之強弱勦所能也
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勦所能也太宗識
量不明謬於委寄使勦舉平生之美一旦而失之得
罪清議終古不磨然則用才之方受任之寄為君為
臣者可不戒哉

李孝恭心定於內乃能制敵

先儒論之曰為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
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
待強敵此乃至言也夫為將而不先治心則怵惕恐
懼撓於胷次死生存亡交於目前幾何其不失所措
而敗乃事乎孝恭討輔公祿將發捧水化為血可謂
不祥之大者士皆失色而孝恭自如稱曰公祿禍惡
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授首之祥如孝
恭者能治其心矣使其中無所主感於變恠則三軍
銳氣沮喪安能克敵而成功孫子曰禁祥去疑至死

無所之吳子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灾生於
狐疑古之良將類能果斷以濟事又能愚士卒之耳
目使之無所顧畏而委身聽命於已劉裕追盧循於
潯陽麾兵將戰所執麾竿偶折旂泥於水衆懼裕笑
曰往年覆舟之戰旂竿亦折今者復折賊必破矣即
攻棚而進軍循單舸遁走夫將戰而竿折旂沉其兆
固非吉祥裕因詭辭譎衆作士氣而用之所以勝也
李晟討朱泚也屯渭橋榮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
謂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
死勤難安知天道邪夫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其復守

歲則軍不戰而自屈故以臣節勵衆而不言天道蓋
人可用而不可使知之也三子所遇之變恠皆能不
以妖祥休咎致疑而果斷以濟事非其心定於內詎
能爾乎悲夫世之人固有見小利害如毫髮許而喜
怒哀樂形於辭色者斯亦難以御大衆而臨大敵矣
將以治心之術而發藥焉

尉遲恭

將之勇敢在乎駕馭

自古為將率多標悍勇敢之人蓋不知是則不足以
立大功及夫成功之後往往鮮克令終者何哉以其
剛果之心忿戾之氣蓄積有素不得所欲則發雖芥

威在前鼎鑊在後莫之顧也惟賢將為能處剛以柔
御勇以怯與時卷舒而悔吝莫加焉漢高取天下賴
韓彭之力為多天下既平禍不旋踵獨張良高舉遠
引始終盡美史稱其無智名無勇功後世以為知道
者卓乎其不可及矣雖然必特如張良者然後可以
為將則閫越之寄幾曠代而無人后羿不世出天下
未嘗輟射和扁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故夫跡弛之
士倜儻之才亦在人君駕馭之而已矣觀太宗之於
尉遲恭願不偉哉恭之驍勇絕倫逸群初嘗躍馬刺
雄信脫太宗於險又嘗勒兵誅隱太子致太宗即尊
位可謂虎臣國之爪牙矣其後侍宴慶善宮怒班在
其上者任城王道宗解諭之因擊道宗目幾眇太宗
召責之曰朕常恠漢高祖時功臣少有全者及今視
卿所為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惟賞與
罰橫恩不可數得勉自脩飭悔可及乎恭由此始悔
自戢終亦不及於禍讀史至此未嘗不仰太宗之能
駕馭英雄也開懷以喻之推誠以感之彼非木石能
無悔悟若猶不悛何所逃罪大哉帝王之學其視雲
夢之事高矣遠矣然則如恭之所為非遇太宗以容
安能自勉於世乎此乃可以為戒而不足為法也

蘇定方 因其資者易為力

定方凡滅異域三國皆生執其主為將如此可謂才
矣然則非因時乘勢安能爾邪方唐之盛制兵以府
養馬以監兵精馬良天下無敵重以太宗神武驅策
英豪而任用之頡利控弦百萬驚然有輕中國之心
曾不數年擒至闕下電掃風除部落為墟既而西平
高昌焉耆東破高麗百濟干戈所指必勝必克兵力
之雄遠過秦漢後嗣籍其餘烈得以坐制四夷英衛
之徒既老且死而諸將偉然爭奮屢取成功於絕幕
之外如劉仁軌裴行儉郭待封李恪王方翼薛仁貴

程務挺者十數輩非特定方而已也語曰長袖善舞
多錢善賈言其有資者所為易也然則府兵精而監
馬良其諸將功名之資乎天寶以後國勢浸弱一變
為曠騎再變為方鎮而制兵無其法矣河隴陷為虜
境燕趙鞠為盜區而養兵失其地矣由是吐蕃乘虛
陵犯京闕代德之朝荐被其害謀臣將帥睥睨相顧
而無所施其計雖子儀李晟馬燧渾瑊將略兵謀之
不世出前後悉力經營僅能自保免於敗亡而已子
儀常與帝語吐蕃之強慷慨至於流涕退而上書謂
朔方士馬比天寶中止十之一屬者虜未遣四節度

將兼萬人，人兼數馬。臣所將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夫以寡不敵衆，理之常也。子儀且無如之，何況餘人乎？嗚呼！國之強以知兵之強，以馬欲制夷狄，此其資也。資不若人而輕與之較，未若蓄力觀釁，為之為利也。兵家貴於知強弱，實虛為是，故歟。

薛仁貴

勇士得其所遇

軍旅之事，智者謀之，勇者行之。非智無以使勇，非勇無以運智。智譬則心也，勇譬則手足也。心為之思慮於內，手足為之執搏奔走於外。相有以立，相無以廢。

也。世之議者，貴智而賤勇。然使人人皆持重折衝，則誰當輕死而犯難？故國不可無勇將，將不可無勇士。國有勇將，必強；將有勇士，必勝。夫戰以氣為主，以勇為決。方兩壘相望，兩陣相對之際，卒有勇者奮然勃然乘勢而先登，摧鋒而先入，則三軍之氣自倍。謹呼踴躍疾趨而踵進矣。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越伐吳，有君子六十人，韓之戰，秦之鬪，士倍於晉，所謂啓行選鋒。虎賁君子鬪，士非勇者莫能為也。然世之勇士如馬之騏驥，鳥之鷹隼，獸之虎豹，其毛骨爪

牙必傑然出乎倫類而其中亦必翹然有自負之心
自強之志故為之上者當於閒暇時推擇之旌別之
恩臨之義結之使之感激而圖報然後一旦緩急可
以責其捐軀而效命方太宗之伐高麗也仁貴恃其
驍悍欲立奇功乃着白衣自標頭持戟腰鞬兩弓夾
呼而馳所向披靡帝因召見嗟異之賞賚除授既優
且渥謂朕不喜得遼東喜得猛將嗚呼太宗其盡駕
馭英雄之術乎後果以三箭定天山為唐虎臣非惟
仁貴之勇能有所立抑亦太宗能用之也嗟乎自古
及今勇如仁貴而不遇其主沉淪湮沒者多矣李廣
之於漢文帝魏延之於諸葛亮皆知之而不能用用
之而不能盡其才以至老死而無所施設人之處世
固自有幸與不幸也

裴行儉明於知人恕以臨下

行儉擒都支而降遮旬誘伏念而縛温傳用兵方畧
優矣然為將者類能言之者其知人之明御下之恩
則非賢者莫之能也夫大臣事君貴乎知人而人固
未易知授任一不當才必至喪師而誤國行儉所引
偏裨如程務挺王方翼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之
輩皆為名臣知人何其明邪嚴狂剛暴武士常態至

或賊殺無辜用以快意者有之行儉則不然朝廷嘗
賜馬騎玃鞍令史私馳之馬蹶鞍壞懼罪而逃行儉
招還之而不加罪又嘗宴蕃酋將士出示外域所獲
珍寶軍吏趨跌碎其瑪瑙盤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
曰爾非故也何至是乎色不以變御下何其怒邪此
三事雖非兵之所以勝負然議人之賢否必以是稱
焉嘗考春秋戰國迄于五代千餘年間為將者數千
百人其功有大小名有顯晦或取其才或取其行或
取其謀或取其勇或取其議論或取其識量或取其
進退之禮或取其始終之節或畧其所短或與其全

備觀其詞之抑揚高下而人之優劣可見矣然則如
行儉之識見其可與世俗庸輩之流同日而語邪

唐休璟邊帥得人

古者建國惟才是擇百辟庶尹能者為之立進身之
階分入仕之途而使文武之道皆相為用也唐去古
已遠然自武德迄于開元邊帥皆用忠厚名臣其功
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如李靖郭元振張仁愿與休璟
之徒皆稱文武兼備得人之感如此兵練民安四陲
肅清亦有由哉迨李林甫擅朝方杜邊帥入相之路
其後將則任胡人如安祿山相則任戚里如揚國忠

天寶難作海內幅裂自是唐浸微矣及其衰也帷幄之臣率以詞章取名而未嘗知兵藩鎮之臣率以武力爭雄而未嘗知義此人才所以不周於世用而外侮內陵遂至亡歟休璟方盛唐時舉明經高第已而授鉞臨戎所至底績其後為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西破突厥烏貳勒與諸蕃舉兵相攻安西道閉驛書相仍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議所行者既而邊州建靖屯置盡如其策后謂揚再思等曰休璟練知兵事卿輩十不當一遂擢知政事未幾復為安東都護夫以休璟荐歷邊任之久自碣石逾

四鎮縣地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記之使居中而運籌甚於用兵行師寧有遺策而固功乎孫子曰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自古國之安危由於兵之勝負而兵之勝負繫於廟筭之多少則如休璟者所宜注意云

張仁愿 守險設備

我狄之人生長窮荒絕漠愚而無知健而好鬪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草行露宿病不能侵突鋒冒刃死不及顧蓋其天性與其風土則然從古以勇勝中國自非種落離叛羊馬死亡乘其衰弊而攻之未有也

勝者也故中國每施備禁之計而以戰鬪為不得已
秦漢以下言邊事者有數十家惟陸贄劉貺竄周於
理而切於用贄謂中國與戎狄各有所長不可勉於
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所長以乘其短是以脩封疆守
要害塹溪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力練
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
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
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
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劉貺謂華人
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利

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
闔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其勝也制
之而已三家之論如此雖其強弱叛服時有不同要
之中國御戎狄之常道當如是也昔秦築長城東西
萬里不量民力斂怨召亂後世懲之以為口實究其
本原城固宜築徒以規畫失當遂及於禍耳使蒙恬
如張仁愿豈不宜哉仁愿之為朔方總管也以拂雲
祠在河之北地形雄勝控扼樞會突厥每犯邊必謁
祠禱祝然後料人入寇因然啜西伐乘虛築受降城
凡役六旬而三城克就又於牛頭廟那山北置烽堠

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
捐費億計減鎮兵數萬以此知守險設備如陸贄劉
貺之論誠中國萬全之策捨此不務而決戰於平原
廣野蓋勝少而敗多也噫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
則必高其柴而外施陷阱以待之蓋猛獸與人異
類其氣力之壯瓜牙之利雖使賁育與之較難保其
不傷我狄譬言則猛獸也人能因利乘便以待猛獸之
術待夷狄則善矣

王忠嗣賢將能審利害得失

天下事物之理利與害相隨得與失相偶又况兵凶

戰危未有全利而無害必得而無失者也在審其輕
重小大如何耳利小而害大得輕而失重衆人之所
不恤賢者之所不為若忠嗣其賢矣乎明皇之世
海內承平邊臣爭欲生事夷狄以固寵權獨忠嗣不
然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
功名及議取石堡城以謂所得不酬所失帝用董延
光議決意攻取忠嗣不得已而為出軍李光弼諭以
啓讒受禍之語乃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
未害於國吾不忍以數萬人命以易一官哉然以此
忤權要至貶而不顧嗚呼春秋戰國以來將帥未有

能操是心者也其謀國也忠其愛士卒也仁忠於國
仁於士卒而以身任其禍非賢而能然乎其後哥舒
翰引兵攻拔石堡城而士卒死亡殆盡蓋不計利害
小大得失輕重而為之者也彼何人哉忠嗣又嘗逆
料祿山必反數以為言而李林甫惡之卒抵以罪忠
嗣死而祿山作然則賢將不特繫國之強弱其亦繫
時之治亂明皇天奪其察昧於知人如此其失位竄
身不亦宜乎得免於亡幸也

李光弼始得終失

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蓋言微之不可不謹也傳

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蓋言末路之難全也觀光弼始
之所以得與其終之所以失誠足為龜鑑矣光弼之
為將善謀而能戰賞信而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
良將風始其攘袂徇國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
將不敢仰視一何盛歟暮年擁兵為自固之計而田
神功等遂不復稟畏因以慚恨而卒何其衰也孔子
曰其身政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非惟治國
御軍亦然身苟正矣則在我無所嫌投文以徃鬼神
畏之况於人乎身苟不正則於心有所愧三尺童子
得以為辭况將士乎方魚朝恩程元振用事雖能踈

間大臣然代宗寬仁所以待光弼厚甚決無慮意外
不測之禍及吐蕃寇京師天子幸陝促命持兵入援
而光弼遷延不至後拜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而光
弼遂歸徐州以收租賦為辭嗚呼孰謂光弼而亦為
此邪彼既視國難而不救違王命而不赴方寸懷愧
多矣其將何以使人宜乎部曲不受約束而終以憂
死也夫以光弼唐之元勳再造王室一旦臣節稍虧
遂至於此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將鑑論斷卷第九

將鑑論斷卷第十

唐

郭子儀上有為有見有容

為將者不患才不足以有為而患識不足以有見不
患識不足以有見而患量不足以有容今夫力舉百
鈞氣蓋萬夫攻城野戰所向輒克此才也通人情察
物理知君臣之義明軍國之務此識也有能不矜有
功不伐大智如愚大勇若怯非意干之而不怒無故
犯之而不校此量也三者全然後可為大將何以
言之四海至廣也三軍至衆也大將之任專且重也

人心至難服也人言至易流也事物之變交於目前者至無窮也呼吸之間安危成敗存亡繫焉倘專恃才而陋於識量幾何而不輕舉妄作以召禍速亂歟秦漢以來名将多矣白起李廣之殺身韓信黥布之謀逆鄧艾之專權王濬之爭功楊素之酷慘史萬歲之貪污賀若弼之怨望尉遲恭之忿躁此諸將者非無才也識不足以有見量不足以有容也全之尽者惟子儀乎夫子儀之才見於平安史僕固之亂却吐蕃回紇之侵耳造王室勲業巍然不待歷數而可知至其位兼將相權傾中外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

年為中書令二十四考主無疑心人無間言盛名高節善始善終此非負卓識宏量者莫能為也考諸行事有大過人者五而料敵制勝之才不在是焉初與李光弼俱為朔方牙門都將二人深不相能及祿山反子儀領節度有詔光弼分其半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趨下持其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臨別泣下相勉以忠義訖平巨盜實二公之力嗚呼嫉能逞憾人之常情為國惜才忘其私怨非識量過人者能為是乎此其事一也代宗之時嬖倖擅朝屢遭譏毀

奪其兵柄天下洶洶為之不平子儀朝聞命夕引道
初無纖芥願望嗚呼讒人固極交亂四國尊君親上
無怠欽承非識量過人者能為是乎此其事二也其
在邠州嘗奏一州縣官不報僚佐以宰相不知體為
言子儀聞之謂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率多跋扈
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他疑之也今子儀
所奏事人主以不可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
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恠哉嗚呼功蓋一時望隆
百辟喜於朝廷之信已耻同藩鎮之要君非識量過
人者能為是乎此其事三也其破吐蕃靈州而魚朝
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
其有變及入見天子嗚之即號泣曰臣父主兵不能
禁士卒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乃天譴非人患
也嗚呼橫逆之來能以理遣自反自責歸之於天非
識量過人者能為是乎此其事四也朝恩嘗約備具
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衷甲願從子
儀但以家僮十數往會朝恩恠其軍騎之寡因告以
所聞朝恩泣涕稱為長者嗚呼服人以德感人以誠
使彼盜邪有耻且格非識量過人者能為是乎此其
事五也凡此五事人所難處而子儀以遠識宏量不

動聲色從容處之若無難者其能以功名富貴令終
近世莫與為偶亦有由哉雖然天之降材或相什百
至識量則可勉強而進世之為將而有才者固不少
矣苟能博以議論廣以聞見精以思慮慎以操存擴
充而養成之則識也量也何懼其不如古人乎揚子
曰騅驥之馬赤驥之乘又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此
言人之貴夫勉強而已矣

郭子儀下

事有出於一時之幸會而成萬世之奇功眾人慕之
以為不可及智者戒之以為不可法何邪慕其不可

及者泥於迹也戒其不可法者通於理也蓋事有常
理理有常宜守其理而為之必安必榮非所宜而為
之必危必辱猛虎在田童子荷戈逐之巨魚失水適
資螻蟻之食物理且爾况於人乎况於兵乎六韜所
載傳記所書嘗聞大將使智使勇矣未聞親以其身
而市敵者也嘗聞大將運籌決勝矣未聞親以其誠
而克敵者也然則單騎見虜其理何如迫於不得已
而出於一時之幸會矣方回紇吐蕃之入寇衆踰三
十萬子儀所將兵才萬人比至涇陽虜圍已合守則
不固戰則不勝事勢窮蹙是計無所施姑將挺身往諭

田紇謂其子晞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注以
至誠而與之言或幸而後則四海之福也不然身歿
而家亡乃單騎馳出蓋其本謀若此初非萬全成筭
也屬以僕固懷恩暴卒二虜交爭田紇改圖自相吞
噬卒破吐蕃之兵坐收靈臺之捷豈不曰迫於不得
已而出於一時之幸會歟史稱其忠貫日月神明扶
待蓋謂忘身殉國子儀之忠至於成功則非人力所
可為也非人力所可為之事智者所不法也昔張遼
上三公云入昌豨家拜其妻子而就降之兵不血刃
遂平巨寇而曹公責之曰此非大將法也嗚呼操之

言足以垂訓久矣世之論事者皆不究其本原而好
竒喜異於子儀單騎見虜每誇大而歆艷之至於居
上將擁強兵所與敵期未至則無以枝梧而所料敵
情未決其可以說誘而間行輕出慕古人僥倖成功
於萬一一不戒而萬餘喪者請以曹公之言為藥石
云

李抱真民兵

抱真為澤潞留後籍民三丁擇一蠲其租稅給以弓
矢令閑日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其籍第能否
賞責比及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既不

廩於官而府庫實繕甲練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
步兵為諸軍冠嘗以其時考之澤潞當代德之世乘
戰伐之餘賦重人困軍伍彫斲得一抱真寓兵於農
歲月未幾士皆可用其後田悅朱滔王武俊李希烈
李納朱泚李懷光諸叛相繼而起關河南北悉為盜
區勢熾震赫遠近抱真獨以數州橫絕其中躊躇四
顧莫敢輒嬰其鋒而侮之然則國不患無兵兵不患
無食所患治之無人制之無法耳嘗原古者兵農未
分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民強則兵強民眾則兵眾矣
後世兵農既判負耒耜者不知戰執干戈者不知耕

而兵之強弱眾寡民無預焉惟唐太宗治府兵深得
先王遺意一變為獷騎而唐室卒不競至於五代始
制黥刺迨今百餘年矣方其盛時固多選卒歲久而
弊徒存虛名士著善良與夫強壯勇健者往往不樂
於應募惟市井游手或凍餒羸弱之人迫於不得已
然後為之豈整軍經武久長計邪雖然府兵既未可
頓復黥卒又未可盡廢則如昭義步兵之制獨不可
斟酌損益參而行之乎夫列辟庶尹寧無抱其材
群黎百姓孰非澤潞之人一旦行之則農戰備而軍
食足疆場固而屏翰強何畏夷狄之深侵何虞盜賊

之竊教何致厚歟遠翰生困吾民哉此考古驗今之
士所以扼朕頰足而竊嘆也

李晟可謂仁義之將

仁者愛人惡人之害之也故以仁伐不仁義者循理
惡人之亂之也故以義伐不義古之用兵行師如此
未有不仁不義可為將者也世道衰微時異事變自
戰國以干戈爭雄而人多貪殘自強秦以狼虎爭帝
而人多暴刻自韓彭以功高及於禍而臣多疑於君
自曹司馬以專權遂其姦而君多忌其臣智詐日滋
相師成俗分閫授鉞者衆閱禮敦詩者寡孰為仁邦

孰為義邪唐史稱李晟可為仁義將蓋千百載間數
人而已方德宗狩奉天朱泚陷京師晟聞命即日治
嚴而孝忠欲止其行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
舍一息義武欲止吾當以子為質乃與孝忠約婚東
西所過樵蘇無犯時李懷光為元帥陰與賊相表裏
河北三叛約自王武俊李訥陷鄆李希烈陷汴饋餉
梗絕廩庾殫乏晟提孤軍抗群盜秉義挺忠率然不
可奪以忠義感人而人樂為之死嘗言其家為賊所
質者泣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既克都城
令諸軍曰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有震驚焉豈弟民之

意由是秋毫無犯市不易肆可謂曠世非常之盛烈矣及謁帝土橋跪陳臣備爪牙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與再狩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嗚呼非仁義根於心有太過人者能行是事出是言乎三王之佐莫能加也秦漢以來未之見焉雖然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懷惻隱之心者則必有所不忍懷羞惡之心者則必有所不為世俗庸妄之流僅得尺寸權而果於傷人害物粗立毫髮功而敢於要君犯上者何故無惻隱羞惡之心耳然則人能懷羞惡惻隱之心而有所不忍有所不為雖勲業未

迨於晟天下後世必謂之賢將矣况勲業如晟者邪

李愬不喜殺不尚氣

甚矣人之智識其相遠也若霄壤然白起降趙卒四十萬懼其反覆一旦抗之而愬得賊將李祐李忠義不誅用為腹心以擒吳元濟入城降二萬衆不殺一人夫李廣擊匈奴出塞失道而還大將軍衛青欲得曲折上書報天子責廣之幕府上薄廣因憤之引刀自剄而愬平蔡州立奇功乃屯兵鞠場以橐鞬謁裴度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夫三將行事相反如此自今觀之孰不知彼之為非此之為是而起

與廣安而行之何邪蓋世之為將者率多喜殺而尚
氣喜殺之甚至於不仁故以用兵如兒戲以人命為
草芥私一已一時之成事而不恤四海千載之惡名
若起是也尚氣之過至於無禮故忌於勝已果於犯
上不忍須臾之怒而喪千金之軀若廣是也於此觀
想其賢矣乎史臣贊獨曰平蔡功者為多而下敘此二
事以為盛美竊謂唐之諸將立功大於平蔡者衆矣
僕固懷恩平燕趙之亂李懷光解奉天之圍皆希世
之功也惟其不仁而無禮故兇狠忿躁不得所欲輒
發其禍而偶一蹉跌遂至無所不為有國者安用之

嗚呼迹想之行事而想其平生其賢矣乎其盛矣乎

馬燧

責其備則不能無罪

君子之於人或待以恕或責以備顧其人何如耳今
夫中下之才偏裨之列負尺寸之長皆足以為能效
涓埃之補亦足以為勞至其所短則闕畧之蓋待之
宜以恕也若夫膺爪牙之寄受腹心之託則所倚者
重所繫者大一謀之不臧一事之失宜皆能病民而
敗國天下且歸咎焉君子於此未嘗不責其備也燧
當德宗朝位居上將為人英雄忠勇先計而後戰潛
師以窘田悅決策以平李懷光名蓋一時可謂盛矣

然其始受命東討與李抱真以私忿交惡致大功不克訖而三叛假竊自如後信尚結贊等之詞與吐蕃會盟平涼卒使大臣奔辱幾危宗社迹其所由皆燧之罪前史謂燧者也天下以為可責故責之不以功掩罪不以罪廢功其言深得春秋褒貶之旨然則如李晟和斛二師而諭之以利害逆料虜情而審其譎詐高識遠慮賢於燧多矣人可得而議邪

渾瑊長於戰守

德宗之狩奉天也國祚危若贅疣瑊以飢羸之卒當朱泚精銳之兵強弱衆寡相什伯也堅守窮闔曠日

持久卒克保全以濟大難議者以忠義感士卒心所致理固如此考其本末亦由在上者委任之專在外者應援之助不然瑊未之或濟初德宗遭賊攻圍之急授瑊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瑊筆使量功授詔不足則書衣以授其不吝爵賞事得專決如此已而李懷光自山東赴難敗朱泚兵於醴泉泚懼引却衆謂救兵三日不至則城不可守以勢度之宜必然也懷光既失臣節瑊遂獨收成功寵任褒崇與李晟等盛矣哉至其親盟吐蕃不能辯虜之詐奔走竄伏僅以身免以常人

所不為而城為之豈其長於戰守短於料敵歟去李晟遠矣雖然城本蕃部也而知書雅好左氏春秋班氏史性質忠謹功高益下歲時貢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常若在帝前世方金日磾故帝終始信任治蒲十六年常持重猜間不能入君子賢之嗚呼唐自貞元以後蕃臣驕恣桀驁不復知有君臣上下之禮更相倣倣習以成風城於是時獨能頓恭如此不其賢乎前史稱夷狄性淳因其能知義之所在者鷲挺不可近蓋功名不足而諒有餘此固確論然則世之為將者其何蕃部之不如乎

五代

梁

王彥章 忠於梁

孫武論將曰智信仁勇嚴吳起論將曰理備果成約二子之論詳矣獨不及於忠竊嘗疑之豈其所言者用兵克敵之方而忠在所不必論歟夫為臣之必忠猶為子之必孝反是雖有高才絕倫之技無所用矣是人之所常存行者也然而古語有曰世亂識忠臣何邪蓋平居無事食人之祿榮辱利害不加其身許與趣向孰非忠臣惟夫不幸而至敵傾攘之會死

生存亡之際然後忠得而見焉歲寒知松柏疾風知勁草此之謂也五代之時天下大亂禮義無耻之俗掃地殆盡而殺身成仁之士寂寞無聞焉馮道儒者以學古自名以詩書禮樂為世用而相五朝六姓朝為仇敵暮為君臣安其位受其任覩然殊無愧色况餘人乎彦章奮自行伍目不知書忠義之性與智俱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所志如此後與晉戰數困莊宗於河上末帝能委任之梁未亡也屬以主聰不聰羣邪擅政屈抑類摺使不得驟莊宗入梁委曲說諭欲降而用之彦章慷慨不屈以死自

誓曰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者何面目見太平之人乎杜哉斯言足以立萬世臣節矣作史者特書之屢書之以為世訓今讀其傳凜凜猶有生氣顧不偉哉蓋嘗論之人之身遇不遇時也謀之用不用君也功之成不成天也是皆非我之所私是皆非我之所能必也若夫忠在我之所自為生死以之者也故為將者寧身不遇謀不用功不成而忠不可失五代功臣多矣死而不朽可謂烈士夫者惟彥章為然想其風采誠可激懦夫而勵頑俗也

郭崇韜騎虎之勢不得下

慶賞刑威君之權也人臣操君之權未有久而不及於禍者也崇韜其坐此歟嘗讀其傳而考其本末其為人也賢其許國也忠決裂南向八日而破梁受命西討七旬而舉蜀其有勲業於社稷也甚矣卒及於難實自取之嗟夫崇韜亦嘗有意於避權矣暹回顧戀而不能速決猥聽故人子弟騎虎者勢不得下之語日結中官以固其寵迨夫讒譖交攻嫌隙既成又欲將兵立功為守安計是猶欲追懷壁之罪而益千金之資其危愈甚矣以故捷表方騰凱樂未奏而顯

顯已碎於閹官之手雖五代昏於斯時然權之禍人亦可畏哉先儒之論以謂人臣之禍常起於操權操權莫重於制兵此名言也而自古為將者往往惟患權之不專且久至於死而不悟嗚呼孰知避遠權勢為明哲保功全身之懿歟

將鑑論斷卷之十終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impression, possibly reading '圖書' (Library/Book) in a highly decorative, rounded font.

Small, faint handwritten characters or markings on the right page.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likely reading '上海圖書館藏' (Shanghai Library Collection).

